



##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玛瑞德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拉玛瑞德法官在判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

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Adolfo Casabal Elas 及 Alejandro Guillermo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拉玛瑞德负责审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

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玛瑞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 背景资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一九九九年，中共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六一零”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阿根廷起诉案的被告之一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十五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法官拉玛瑞德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案在各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 “人权无疆界”主任：将活摘器官元凶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其在二零零二年亲身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时现场的情况。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 (Willy Fautre, 右图) 于十二月十七日表示，这种暴行是国际人权宣言所禁止的，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

福泰先生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关押，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行径一直是被中共当权者允许和授权的。”

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起，福泰先生就致力于推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指出，“针对中共的迫害和其实行的酷刑，我们可以与苏联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相比较。当时苏共也是开始用一种新的酷



刑方式，包括将异议人士送入精神病院。开始时没有人能相信是真的。但到后来，在搜集到的证据面前，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可悲的事实。”

针对最近西班牙法庭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包括江泽民、罗干在内的五个中共高官，福泰先生表示支持，说：“中共极权对法轮功群体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那些决定禁止法轮功的和那些直接迫害法轮功的，都应该被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神韵演员在奥古斯塔第二场演出后谢幕。

## 神韵二零一零巡演 首站感动奥古斯塔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Augusta)的贝尔会堂(The Bell Auditorium)拉开了二零一零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靓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全场观众陶醉其中。

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Gerald Johnson)与妻子 Migohson 一起来观看演出。约翰

逊先生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约翰逊先生说：“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摇曳的舞姿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阻滞，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苗族舞。”他还尤其喜欢蒙古舞中敲打碟子的节奏，“我感到那敲击声传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信息，令人感动。”

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

级军官拉金先生(Ed Larkin)特地为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拉金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这个节目，里面包含的幽默和背后的哲理，舞蹈真是美。我也喜欢那个《手绢舞》中的手帕，视觉上美丽，美妙。”拉金先生还表示：“中国的历史比西方要长得多。相比于中国，我们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可以倾尽我的一生来学习这个文化，而且还不够。”

据悉，神韵艺术团二零零九年度巡演跨越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城市演出三百一十五场，现场观众达八十多万。神韵艺术团的发言人近日表示，二零一零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四百场，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世界巡演。神韵晚会受到各族裔观众的好评，被海外华人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神韵艺术团将首次莅临香港演出。◇

家住台湾彰化，今年四十一岁的黄梓宗，身材壮硕，谈吐和缓。年轻时他即四处打探、找寻一个“有缘人”。二十出头他就喜欢打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去寻觅这位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二十九岁那年，有位六十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家中找他。黄梓宗见到长者时，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告诉他：“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

在黄梓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梓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

二零零三年某天，黄梓宗在老板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书《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是吸引他。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时的人，他一时惊喜而喊叫出声。于是，黄梓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炼功光盘。



## 奇缘

文  
/ 夏  
昀

黄梓宗开始认真学炼法轮功后，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炼了一星期，原本必须一周打两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一个月后，一周两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梓宗长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年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炼功点完整炼完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后，全都没了。

除此之外，他十几岁就有的赌博的瘾好，也突然没有了兴趣。熟识的长辈都不敢相信，黄梓宗真的戒掉了这瘾好！

黄梓宗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高道德水准，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原则。家人、同事都感受到炼法轮功的好。

谈吐和缓的黄梓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炼法轮功的妻子透露，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炼的人凡事找自己的问题，黄梓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

在铁工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黄梓宗，工作认真、不计较，也不摸鱼打混。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赶工作，时间很紧，工作量又大，同事大发雷霆说：“不可能啦！赶不出来！”还丢东西、骂人。黄梓宗想，赶快配合，不管能不能达成，先认真做好再说，于是二话不说默默赶工。一旁的其他同事看到两人如此大的反差，就说：“你怎不学学人家炼法轮功的？你看人家默默地做，也不计较。”发脾气的同事听了、看了，也渐渐改变态度，默默地做了起来。

黄梓宗如今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经历的神奇，希望更多人能象自己一样幸运！

(图：黄梓宗读法轮功书籍) ◇

## 曾救助袁江的大法弟子于进芳出狱十天后离世

兰州大法弟子于进芳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零以后一直遭受迫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因帮助被邪党警察追捕的大法弟子袁江，再次遭绑架，二零零三年底与妻子夏付英一同被非法判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家人接回，身体虚弱，不能吃东西，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离世。留下妻子夏付英一人孤苦伶仃，艰难度日。

于进芳，男，六十三岁，甘肃省汽修二机厂退休职工，家住兰州市城关区排洪南路 270 号。修炼前于进芳由于长年上班劳累，积劳成疾，每天腰疼难忍。为了祛病健身，于进芳寻觅觅，山南海北，花了不少钱先后学了儿种气功，但都收效甚微，仍然承受着病痛的煎熬。

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一天，于进芳夫妻俩偶然看见了法轮功的洪法场面，那种慈悲祥和的场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抱着试试看的目地他们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之后于进芳担任起了兰州城关区东片的义务辅导员。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罗邪恶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一开始就将于进芳及其他十几名大法弟子非法绑架。于进芳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不配合邪恶，坚持学法炼功。直到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日才被释放。

二零零零年十月，于进芳上北京证实大法，在北京东关村住处被恶警绑架，遭毒打，恶警用高压电棍电击他的面部，致使他满脸都是大泡。他被非法关押在东关村看守所二十天后，被非法劫持回兰州，在桃树坪看守所又被非法关押十五天。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大法弟子袁江在甘肃敦煌被非法抓捕。十月二十六日，袁江摆脱了邪恶的看守，艰难的潜出了魔窟，袁江辗转来到于进芳的女儿于霞家，十一月九日因多处内伤发作离世。

兰州公安得知袁江去世的消息后，出动了三十几辆警车，把于霞重重包围。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兰州市城关区公安一处恶警路志



兰州大法弟子  
于进芳、夏付英夫妇

斌带十几名恶警破门而入，绑架了于进芳未修炼的女儿、女婿、保姆，并查封了住宅。同一天，十几名恶警在路志斌的带领下又闯入于进芳家，绑架了于进芳、夏付英夫妇。于进芳当日被绑架至甘肃榆中县看守所，夏付英二日后被放回。女儿、女婿则被非法关押迫害三日，勒索一千元后才放回，但住房长期被查封，致使一家人虽有房子，但却无房可住。直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于进芳、夏付英夫妇被非法判刑后，房子才归还。

于进芳在榆中县看守所，被恶警残酷折磨十几天，身心受到巨大创伤，恶警通知家人说他“胃出血”住院（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于进芳在医院不配合邪恶，曾绝食抗议几天，恶警还把他绑在死人床上四天四夜拷问。

二零零二年四月，于进芳出院，公安一处经办人逼迫家人交四千元，因家中无钱，家人交了两千元，单位代交了两千（后从夏付英工资中扣除）。之后，于进芳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大沙坪看守所。

在看守所于进芳过着非人的日子，睡的是阴暗潮湿的水泥地，导致全身长满了疥疮，体无完肤，全身流着脓血。受迫害二个月来，于进芳持续高烧不退，卧床不起，不能吃不能喝，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看守所下属卫生所怕担责任才通知他女儿。

二零零三年三月，于进芳女儿交两千元给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后，于进芳在众人的搀扶下才住了院。但不到一个月又被看守所押回迫害，在家

属多次要求下，又被勒索四千元后，方才转入医院，住院三月有余，于进芳仍没康复。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兰州公安局十六处的何波带领五个恶警突然闯进夏付英女儿家，没出示任何证件谎称让夏付英去核实一下问题。当时夏付英执意不去，说有啥问题就地核实。何波谎言道：“这有啥呀！你去核实完了，赶下午四点就回来了。”就这样连哄带骗将夏付英推上了警车，直接把夏付英送到兰州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起来。

夏付英被骗关押几天后，兰州市邪党城关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窝藏”罪名将于进芳、夏付英、王志君和文世学四人强行非法判刑。夏付英被非法判刑三年（送往甘肃省九州女子监狱五监区）；王志君被非法判刑五年（送往甘肃省九州女子监狱）；于进进芳被非法判刑五年（送往兰州监狱入监队）；文世学被非法判刑八年六个月（送往兰州监狱七监区，现被迫害成脑溢血后全身瘫痪，在兰州大沙坪劳改医院）。

于进芳在狱中熬过了漫长的五个春秋，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出狱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老残监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家属将于进芳接回家，发现于进芳说话时舌头僵硬，每说一句话都很费力，人非常消瘦，身体虚弱，不能吃东西，经常呕吐。于进芳说：“回来前两个月，一直都是这样，不吃也吐，吃了吐的更厉害。”后来于进芳越来越不能吃东西，呕吐越来越频繁，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六点多永远离开了我们。

于进芳被迫害致死是中共邪党及江罗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的罪证。江氏邪恶集团及其帮凶们两手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欠下了一笔笔血债，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足够作为起诉邪恶之首江泽民并将其推上历史审判台的铁证。



##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文 / 肖明



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支持与我们的企业。

当时的工作强度大，然而我按照法轮功师父告诉的，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短短的半个月，我为企业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效益。

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时，总经理送给我一笔钱，是用信封装好的，根据信封的厚度，起码有几千元。她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些感谢的话，我不肯收。她又塞过来，我还是没收。她说，“你为什么不收，你的同事都收下了……”我说，“我是修炼者，这钱我绝不能收。”由于要开会了，她也没再坚持。

后来，同事问我，“你收了总经理的钱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我刚开始也不肯要，后来在众目睽睽下她一定要塞给我，我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就收了。”

我笑了笑说：“你收不收，你自己斟酌。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这种钱，我是不会心安的。下次她要是要求我办个什么违背原则的事，你说办不办呢？我不愿做一些受制于人的事。当然她倒是好意。但在我眼里，这种‘灰色’收入还是不要为好！人家也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了而生气，反而会觉的这个人品质好，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个‘身在红尘，心在方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把工作做好，无意于名利……”

他若有所思，要把钱退回去。总经理对我评价说：“很少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么好品质的人。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是的，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今天法轮大法修炼者虽然正在蒙冤受难，却依然坚持修心向善做好人，坚持善意地告诉世人真相，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默默地散发着纯净、慈悲的光芒。

## 庞贝古城：繁荣与崩溃并存

西元 79 年 8 月 24 日，一场不可思议的火山突然爆发，18 个小时之后，庞贝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庞贝，意大利语 Pompei，是一座古罗马城市，用以纪念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兼军事家庞培。坐落于维苏威火山南方的庞贝城，是罗马帝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儿有最肥沃的土壤，有最丰富的物产，人口众多、市场交易热络，人民生活富裕到近乎奢侈。

如果你生活在庞贝城中，而且还是个中上阶层者的话，你将会拥有一个宽阔中庭的花园洋房，墙上有精美壁画，花园中有花坛、藤架、回廊、水池等园艺设计，另外，你还会拥有一群奴隶来帮你服务，过着如帝王般的舒适生活。

可别小看当时人的智慧，整个庞贝城的公共设施之先进，到今天看来也是很惊人的。现在流行的“泡汤”，在当时的庞贝城早就盛行了。他们有公共浴场，浴池还细分为冷水、暖水及热水三种，另外还有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一应俱全，贵妇人们还有女士专用浴池，真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尽管住在如此富裕的都市里，但庞贝城的居民没有更好地将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用来造福人类，而是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偏好血腥，在庞贝城内的竞技场足以证明。此竞技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可容纳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来观看，显见一般市民对此热衷程度，尤其



人兽对决的斗兽表演，更是获得全城居民的疯狂青睐。这种比赛常常是至死方休，而被派出去格斗的牺牲者往往都是战俘、罪犯或奴隶。这种血腥嗜好说明了庞贝城居民道德与人性的滑落。庞贝居民的道德低落还不止于此，乱性、同性恋的情形到处可见。可以说，在当时的庞贝城，物质的高度繁荣与道德的崩溃糜烂同时并存。

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顶之灾，使庞贝城的生命倏然终止。庞贝城被埋在火山灰下，无人知晓。

一千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发掘了这座地底下的死城。灼热的火山泥浆早已冷却，恐怖的滚滚浓烟也早已消散，来不及逃生的庞贝城居民，经过很长时间，只剩一个个空壳。当考古学家将呈空心状残留在火山灰中的尸体灌入石膏液后，重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各种痛苦的姿势和表情。有母亲紧抱着哭泣的小孩，也有人用手掩面、趴在墙角处挖洞……这些片段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历史不只是历史，庞贝留给人的教训是鲜明的啊。◇

## 天定还是人定

文 / 静远

唐朝的魏征当时在还没有当宰相以前，曾经担任过仆射之职。当时他手下有两人替他办事。有一次，魏征听那两人在窗下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由这个老翁（指魏征）决定的。”另一个则说：“都是由上天定的。”

于是，魏征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叫说“由老翁定的”人送去侍郎府，信的内容是让给送信的人一个好官职。送信人并不知信的内容，他刚一出门就心痛，于是就找

了那个认为“由天定”的人替他去了。第二天批注下来，“由老翁定的”那个人被流放了，“由天定”的人得到了好官职，被留任。

魏征知道了事情经过，不禁大为感叹：“官职俸禄由上天注定，大概不是假的啊！”（《朝野僉载》）

中华传统文化讲“敬天知命”，所以重德行善、顺应天意的人是有福的。想到风行中国大陆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大潮，那不正是上天给今天的中国人选择幸福未来的机会吗？就看我们怎么把握了。◇

